

國史纂論

七八

和書門

三

五二五九

新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二四一函架	一八	三五九冊號	和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9
冊數	5 (4)	
函號	141	19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國史纂論卷之七

長門 山縣 禎 編

元弘三年秋八月大賞諸將足利尊氏為武藏常陸

下總守護弟直義遠江守護新田義貞上野播磨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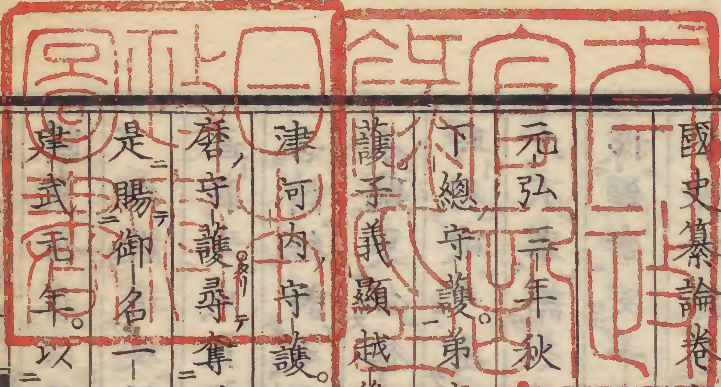
護子義顯越後守護脇屋義助駿河守護楠正成攝

津河內守護名和長年因幡伯耆守護赤松則村播

磨守護尋則村職賜以佐用莊尊氏初名高氏至

是賜御名一字以寵之

建武元年以上野太守成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置



關東廂番以足利氏族掌其事。秋七月，北條時行時高作亂，進攻鎌倉。足利直義距戰，敗績。時行乘勝進直義奉成良親王西走。時行破鎌倉兵，執日熾。尊氏苦請往討之，詔許之。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東國。帝不聽。更任征東將軍。尊氏怒，不辭而發。遂與直義擊時行，破之。進入鎌倉。帝遣藏人頭源具光召還之。尊氏不奉詔。冬十月，尊氏自署征夷將軍、東國管領。遂據鎌倉。及十一月，以尊良親王為東國管領，賜節刀。于新田義貞往討。尊氏詔削奪尊氏等官爵。義貞與

尊氏兵戰于矢矧，走之。十二月，義貞與足利直義戰于手越河原，大敗之。脇屋義助、大友貞載、鹽屋高貞等奉尊良親王與尊氏戰于竹下，敗績。貞載、高貞降尊氏。官軍大潰。退屯尾張。召新田義貞還京師。尊氏躡官軍後，西上。義貞走還京師。帝奉神器及二津皇幸延曆寺。細川定禪陷京師，縱火燒宮。尊氏進入京師。

安東守約曰：高時已平，天下拭目以覩新治。宜開淑鴻業，闡明徽猷也。奈何寵准后，賞尊氏，賄賂公

行。刑賞失措。尊氏兄弟。為封豕長蛇。垂涎。願遂
弑太子。以反。於是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是皆准后
有以啓之也。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婦有
長舌。維厲之階。此之謂也。

尾藤孝肇曰。新田伐足利。於鎌倉。敗績。還京者。將
略非不佳也。天厭皇德也。厭皇德者。刑賞違天也。
將略雖佳。亦將奈之何。

又曰。元弘恢復。倏得倏喪之。其失安在。曰。知復天
下。而不知反古。故也。曰。古政如何。可以反之。曰。在
乎用人。當是之時。人才濟濟。將相之器。頗備。誠能
不問門地。以舉賢。則古政何憂乎不反乎。夫官人
以門地。中世以降。之弊也。恢復猶興國也。宜芟除
舊弊。以新天下耳。自不務出此。乃拘拘焉。廢株是
守。宜乎倏失之也。

青山延于曰。夫天下者。木器。安則難傾。傾則難正。
顧在措置之術。何如耳。方帝之復位。相親房。藤
房。使正成長年之徒。護衛京師。義貞奉護。良出鎮
鎌倉。如此。則不惟海內得安。王室之盛。殆將復往。

古惜乎。帝雄武有餘。而英略不足。此其所以太業不終。止偏安歟。

復曰。楠正成忠勇謀略。元帥之器也。首唱義。屢挫勅敵。功亦大矣。赤松則村。收復京師。新田義貞。殄滅鎌倉。其功亦不在足利氏之下也。而帝殊寵尊氏。以重賞。以啓他日之禍者。何也。蓋尊氏狡奸。結帝寵姬。階此以進。而帝既惑乎准后之寵。則莫言不聽焉。尊氏所以得志。蓋此之由也已。嗚嗟。帝心一陷。溺於是乎。是非賀亂。措置顛倒。如此。以再失天下。可勝歎哉。

尊氏遣使齎書告楠正成曰。某本無貳心。因義貞之讒。而得賊名耳。足下若與我當奉以畿內五國。南海六州。因合力誅義貞。夾輔王室。不亦可乎。正成對曰。知足下之反。既久。人可欺。而天可欺乎。大丈夫不能剪除逆賊。寧觀不義之富貴乎。乃奏尊氏書及其言。帝義之。

村田通信曰。正成剛忠。不可以利祿動之。尊氏誘之以五畿六州。其不知正成亦甚。

赤松則村。既禠播磨守護職。因大懷觖望。及足利尊氏東征。遣子貞範從之。尊氏亦陰通逆謀。尊氏之逼京師也。則村與細川定禪率兵會之。尊氏授以播磨守護職。則村乃與定禪大敗官軍於山崎。追至京師。既而尊氏敗走。兵庫。則村密說曰。士卒疲弊難用。不如遣細川族經營四國。臣留扼中國。而公入筑紫。收士馬。修器械。徐圖再舉也。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可倚賴。且戰以旌旗為主。自鎌倉滅。持明院上皇內懷快鬱。若請其院宣。建錦旗。以麾天下之兵。莫不景從。尊

氏皆從之。

史論曰。則村首建義旗。其功大矣。後醍醐帝賜錦衣以旌之。疏爵土以賞之。則村感激奮勵。方將馳逐效節之不遑。而帝信讒。無故奪其守護職。是速其反也。嚮之感激奮勵者。變為憤恚怨望。磨牙搖毒。肆其螫螫。蓋由中興初政。佞幸用事。失控馭之術也。則村非特長攻戰。而謀略出於諸將之上。說尊氏。狗四國。略九州。擁立閑位。假其號令。終為王室腹心之患。皆其所為也。蓋則村志在功名。

富貴而非忠義之士。子孫爭效其所為。不知名分
之所在。良可惜也。

頑曰。則村雖非忠貞之士。然其材武亦可用焉。况
有勲功乎。大抵人主以恩義拊之。則桀驚武夫。皆
可以供爪牙之用也。棄之以資敵國。失策亦甚矣。
延元元年春正月。新田義貞。楠正成。名和長年等。擊
足利尊氏於京師。大破之。尊氏西走。二月。義貞正成。
追尊氏至攝津。累戰破之。尊氏及弟直義。走筑紫。正
成請急追擊之。義貞不從。五月。尊氏收九州兵將舟

師七千餘艘。直義將步騎二十萬。水陸並進。而東上。
義貞時在播州。退屯兵庫。馳驛以聞。舉朝震駭。乃命
楠正成赴援。正成奏曰。敵收九州。軍勢猖獗。以我疲
兵。恐不能禦。宜召還義貞。而車駕幸山門。縱敵入京。
師招集畿甸。兵塞水路。絕糧運。則敵必食盡。兵困。於
是前後齊進。夾而擊之。可一舉而殲也。義貞之計。豈
不及此哉。但不戰而退。涉于物議。故不輒歸耳。願陛
下熟計之。參議藤原清忠曰。王師每戰。必以寡勝衆。
是皆天助。非戰略也。且節度使未與賊接鋒而退。車

駕年再幸山門辱莫甚焉宜速使正成赴援帝從其言

青山延于曰方足利尊氏悉九州之精銳帝卷而東也其鋒不可當而義貞驅疲兵集散卒決勝負於一戰固為失策歟使帝從正成之言義貞義助諸將旋軍引敵入京師曠日持久以撓其銳氣然後設奇計以擊之蔑不捷也惜乎帝慮不及此用少年推鋒之計一敗塗地終使姦賊得志可嘆也夫

禎曰新田義貞忠貞有餘而謀略不足是以網漏吞舟終至于不可制焉得違其責哉帝既以夢徵得正成若不次擢之任以元帥之寄則恢復之功必有所成惜哉

正成發京師至櫻井驛以帝所賜菊作刀與子正行戒以滅賊匡天下之言遣還河內遂進陣湊川與直義接戰兵敗身被數創乃入民家將自殺尊氏遣使謂曰足下以寡敵衆忠義誰能比今當退兵河內不宜自盡也正成笑曰大丈夫功成則名垂竹帛不成

則血膏草野。今軍敗兵疲。死報天恩之時也。欲使一
家人還鄉。道路無恙。是公之惠也。於是與弟正李。相
刺而死。從死者五十人。帝悔不用其策。追悼不已。贈
三位左近衛中將。

朱之瑜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
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互
覆。余聞楠公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木柢公
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
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

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故能興
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
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簾。功垂成而震
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而大將能
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
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
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
一門。盛矣哉。

史論曰。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吳。而忠勇

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坂。據千劍破。皆嬰孤墉。鯁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藁人誘敵。其緒餘耳。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鸞輿首蒙推獎。斯則為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強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可勝歎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為厲鬼以殺賊。

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泯。身雖死而共不死者。固自若也。

安東守約曰。鸞輿播遷于笠。置靈夢協卜。公拜將壇。說以仁義。不以詐力。烈烈丹心。如青天白日也。揚義旗。敵王愾。攻必取。戰必克。神謀妙算。高出千古。高時已平。尊氏兄弟為封豕長蛇。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於乎公父子兄弟。始終一心。以討賊為己任。鞠躬盡力。及其不可為也。烈死殉國。凜凜然至今。有生氣矣。昔漢諸葛氏死。社稷議者曰。有子有

孫。晉卞氏亦死節。其母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世以為美譚。如公美萃於父子兄弟。可謂萬世臣子之師範矣。杜少陵詠孔明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蓋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志夾恢復。身殲軍務之勞。死非其心。公之輔帝。君闇臣姦。欲恢復而不可得也。死決於丹心。真可哀已。

兩森東曰。或問楠中將曰。忠肝義膽。雖曰與日月爭光。可也。曰。彼不知皇之不可與有為。不俟三

顧而出。所由與諸葛亮異矣。曰。亮也。亂世之遺民。進退由己。公乃草莽之臣。勤王靖難。安可緩乎。皇之不足與有為也。彼知之素矣。

尾藤孝肇曰。楠公之死。世歸咎藤清忠。清忠之罪。固不可逭。然彼亦截截論言耳。固無識見。亦非有奸謀。且公之死生。係國家興廢。興廢天也。區區佞人。焉能使公死生哉。

禎曰。尊氏之西走也。正成欲乘破竹之勢。急追擊之。是不可失之機會也。而義貞弗從。一失機會。遂

使尊氏兵勢再振矣。其大舉東犯也。正成欲避其銳待其疲困。而一舉殲之。而帝弗從。復失策矣。正成於是乎決死而出。知事之不可復為也。正成忠勇謀略。一世固無倫。嗚呼。使此人死天下之事。斷然可知矣。

八月。足利尊氏奉後伏見帝。子豐仁親王稱帝于京師。仍用建武號。十月。尊氏上書陽降。請車駕還京師。帝聽之。遷御華山院。尊氏置兵監衛。奪公卿以下官職。十一月。尊氏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以偽器授之。十

二月。帝潛出華山院。奉三神器。幸吉野。楠正行和田正朝等率兵迎衛。以吉野為行在。改元曰延元。於是南北有二帝。稱曰南朝北朝。

林道春曰。我朝禪受有三神器。夏禹秦璽漢劍。不足比並焉。南帝傳神器有真矣。尊氏犯闕。則為賊。故別立帝。諉於二帝相爭而已。免賊名。是其宿姦也。昔聖人作春秋。齊豹陽貨之類。皆書盜。是其誅心之法。聖筆嚴矣。諸葛武侯斥曹氏。以為賊。其名分之不紊。如是而已。

禎曰。或謂。吾邦南北各立朝廷。皆神武天皇之系統。固無所輕重。不可以正閏真偽論矣。余以為不然。夫尊氏者逆賊也。光明帝者尊氏之所立也。尊氏忌逆賊之名。於是奉皇子稱帝。授之以令天下也。然後醍醐帝擁神器。儼然猶存。則是真天子矣。此真則彼為偽可知也。既而尊氏逼帝。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乃造偽器以授之。躬奉真器而南。則南真而北為偽。亦可知也。且逆賊迭起。各奉皇子皇孫。而稱帝。皆以正統自處。則是大亂

之道也。天下分爭。何以定哉。夫君者治亂而歸正者也。天下立君。以生亂焉。用君耶。故君必一。而後天下定矣。夫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古今之通義也。故以此為正。則彼不得不為偽也。南朝雖微。承神器於祖宗。為天下之主久矣。北朝雖強。其實逆賊之所立。而足利氏挾之以令天下者也。號令征伐。固自足利氏出。北帝乃贅旒而已。故有足利氏。則有北帝。無足利氏。則無北朝。如之何。得以正統處之哉。且逆賊之所立。而以正統予之。則何以

垂訓於萬世。懲亂賊于將來。耶。或說之非。斷然可知矣。

延元三年閏七月。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攻藤島軍。敗死之初。義貞拔越前府城。足利高經走保足羽城。北陸響應。四方義軍復起。義貞圖取黑丸城。高經懼。築七營以備之。會平泉寺僧徒叛保藤島城以應高經。義貞分兵攻七營。藤島兵擾動官軍。乘勢攻之。不利。義貞聞之急。率騎五十間道赴援。高經遣兵三百救藤島。兩軍適遇。敵隱楯亂射。義貞兵不持排楯。

又無射手。士卒以身扞義貞。義貞欲馳突敵軍。從士中野宗昌止之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君以身徇之。無為也。義貞不聽。徑馳踰塹。馬躓而僵。適有流矢中其額。義貞自剄而死。年三十八。從士皆剄腹而死。時霧雨昏濛。故餘衆竟無赴援者。迨知其死。逃散略盡。北國不復支。

史論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氏之胄。役于北條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嚮。若疾風掃槁葉。何其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構。

日本書紀卷之...

難攻城野戰互有勝負而竟不免敗衄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乘之逞其詐力也。禁門不守乘輿再幸敵岳尊氏納欵請還駕帝亦心知墮其姦計而勢不能回興替之機方決于此而帝面諭義貞獎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此舉耳。義貞臣復之志不少懈弛誓天地以為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

於當時而能伸於後世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為忠臣寧為此而不為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小哉。

延元三年詔以源親房子顯信為陸奥介鎮守府將軍奉義良親王往鎮親房為之輔。九月船發伊勢海上遇暴風與親王及顯信相失親房船漂至常陸內海乃依小田治久于小田城招輯東北諸國興國四年夏高師冬率大兵來攻小田城築寨山上相逼親

房出兵擊而敗之。請援于陸奧，結城親朝。親朝密通于尊氏，以故不肯出援，相持數月。治久亦叛降于師。冬，親房乃走保關城。時源顯時保太寶城，師冬引兵屯于兩城間。親房顯時出擊敗之。師冬乃築長圍為持久之計。親房數請援於親朝，手書懇到。曉諭百端，親朝不應。城中益困。明年春，又贈書其略曰：賣馬鬣，甲以過且夕，炊骨易子之患。復將至，又曰：力竭糧乏，更過旬月，城兵悉為肆中枯魚。當此時，注以江海，亦何益也。親朝又辭以兵寡，遂叛降于足利氏。親房

棄城走歸吉野

史論曰：親房學植德望冠冕，一時關城之圍，急於睢陽，而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不回，獨以招討為己任，今讀其移書，儼然聲容，恍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厲乎。其子顯家顯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盛矣哉。

安積信曰：當是時，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五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同時變獨

國史纂要 卷之七

親房擁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虬蟻子之援。相持九月。乞援。結城親朝親朝貳于尊氏。終不赴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強寇。屹為南朝元老。先賢稱為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辭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漢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觀。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紊。天

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以為得春秋遺意。亦非過稱也。嗟乎。若親房謂之文武良相。孰為不然耶。

興國六年。兒鳴高德。與脇屋義治。潛入京。狙擊足利尊氏。不克。走信濃。

庸惜哉。巨勢玄仙曰。高德固有文武之才。而南朝不知登

禎曰。初元弘帝之遷于海島也。高德欲要路而奪車駕。而不果也。及帝幸船上。而先至。勤王焉。

國史卷之七
卷之七
十一

自爾以往。竭力於王室。始終不易。雖有功而不酬。有才而不用。未嘗有怨憤之意。尚欲潛身以狙擊。太讎。可不謂至忠哉。史稱高德夙好讀書。然則其忠義雖出於至性。亦必有所得於問學者矣。使之顛沛流離。以死惜哉。

正平二年秋九月。足利尊氏遣其將細川顯氏率兵三千進攻河內。距傘剛山七里。而舍開楠正行將攻矢尾城。謀斷其後。鑿之。正行探聽。率兵七百佯向矢尾。縱火所在。潛還。蔽譽田林而陣。顯氏望矢尾煙。以

為敵果攻之。乃馳赴傘剛山。無復隊伍。比過譽田。正行兵大呼突出。顯氏大敗。奔保天王寺。十一月。正行邀擊山名時氏。細川顯氏於瓜生野。大敗之。餘衆潰走。至渡邊橋。溺者無算。

三年春正月。賊將高師直將兵八萬侵河內。正行詣行宮奏曰。曩者先臣正成。展微力。平強敵。以安宸憂。無幾天下復亂。逆徒入寇。終致死於湊川。臣時年十三。遺言遣還河內。欲糾合義旅。殄滅兇逆。俾宇內再歸皇化也。臣年既壯。常恐一旦嬰疾。孤負遺命。方今

國史纂論 卷之七 十七

師直師泰來犯實臣致力之秋也。若非護彼首則臣必投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帝引見慰諭之。正行頓首拭淚而出。率衆拜後醍醐帝廟。記從兵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如意輪堂壁。題和歌而去。遂與師直戰於四條。啜。正行分兵為三隊。勵衆而進。衆咸感激殊死而戰。賊兵披靡。師直危急。上山六郎代之戰。死。正行得其首大喜。既而知非師直大怒。追擊甚急。與弟正時身被數創。謂賊將終不可得。乃與正時相刺而死。族屬和田正朝等皆死之。

初瓜生野之戰。正行見敵卒多溺水而憐之。使人授之給衣藥。視養數日。與鎧馬而遣之。敵或感恩來降。及是悉皆從死。

史論曰。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疎屬皆能力戰死節。闔門為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効也歟。

藤井臧曰。或曰。張儀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還挑戰。功之所以不成也。寧遲緩

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徒犯兵家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繼廷尉之志者矣。曰不然也。蓋天下者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是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楚。况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內歸心於南朝者十之十二耳。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卧蓐，雖悔無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其成敗，天也。當為之事在前，豈可豫憂

其不成。遂輟以俟。後日哉。廷尉已知先帝之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舉，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巨勢玄仙曰：余視足利氏其將仁木細川山名桃井之輩，其弟姪直義高經之族，朝從昏逆，昨日叛今日降。未嘗見有節義者。南朝文官武將，子子孫孫守義死節，而朝廷日衰，何耶。

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趨尊氏下風者，皆是反覆小人。視勢而進退者耳。而從南朝終始不變節者，

國史卷之九
卷之九
十七

則是天下忠義之士。如源親房、新田義貞、脇屋義助、村上義光、兒嶋範長父子、名和長年、和田正朝、及楠侯下門，皆不以死生存亡易其志。父子兄弟相繼一志，致力於皇室，其精忠義烈，貫金石，與日月爭光，較之尊氏百萬之衆人，猶為多矣。南朝忠賢之盛，誠可欽仰也。而其不興，豈非天耶。

又曰：楠侯嘗櫻井驛警正行，曰：汝雖匆匆懈于學，年至十五，則專求義理，勿徒以識字記事為務。嗚呼！此言也。實楠氏下門忠義之所本乎。楠侯家訓。

所尚在學問義理，上不亦大可敬服乎。

正平五年，足利直義與高師直師泰有隙，竊謀除之，不克。剃髮號慧源，潛出京師，詣吉野，上書請降。大納言藤原實世建言：車駕播越，百姓流離，十餘年于今，皆彼凶豎所為。而今窮蹙乞命，蓋欲藉天威以報私讎耳。宜乘機誅戮，以絕後患。左大臣藤原師基等議謂：直義降則尊氏可平，帝從之。詔直義討尊氏。

禎曰：直義姦兇，莫所不至。窮窮無所容身，乃來歸南朝，納言實世請戮之，以絕後患，其言是矣。而今

受之是養豺狼也使其得志則其為後患也必矣
且使弟討兄納逆而藉其力悖理亦甚矣何以正
刑憲且以示大義於天下哉亡幾直義復叛其反
覆無常固如此而今不能察之可謂不明之甚矣
六年二月足利直義與尊氏講和高師直師泰伏誅
七月直義復叛尊氏北奔于越尊氏欲往討之而懼
京師空虚為官軍所襲屢遣使吉野請廢崇光帝迎
車駕帝不許時赤松則祐在吉野尊氏又因則祐請
降帝佯許之賜詔書使討直義尊氏乃使義詮尊氏子長子

留守京師親率諸將發十月義詮廢崇光帝及太
弟直仁去觀應號奉正平號

七年閏二月車駕至男山右近衛木將源顯能右近
衛水將源顯經楠正儀和田正忠等入京師與細川
顯氏細川賴春戰破之足利義詮走近江四月義詮
犯男山源顯能楠正儀和田正忠等拒戰不利个月
義詮奉光嚴院子彌仁親王稱帝于京師百官皆疑
無傳國璽恐難行即位禮眾議不決關白藤原良基
獨奮曰方今國家以尊氏為寶劍臣願當神璽以奉

天朝於是即位改元曰文和

顛襄曰尊氏有事關東而慮於南朝來講和廢其所立用我年號請乘輿復闕雖非出實情而見其跡亦以好逆也奈何洋許而遂襲之乎曰知尊氏之詐也曰彼以詐我亦以詐可乎苟知其詐勿許可也許而襲之曲在於我師壯於直而老於曲宜其一勝而終敗也南朝既有和紀河泉之地而蕃服忠義東西應援何必取一彈丸之平安以失信義於天下自弃其所恃以勝賊者恢復之無成果

誰罪歟

頌曰義詮既廢 崇光帝而降南朝於是 二上皇廢主及偽造神器亦皆歸朝廷則宜悔過自新奉車駕而還京師至誠以盡事君之道矣而尊氏亦宜與直義講和而還京師變逆為順下意奉朝廷而朝廷亦命勸王諸將皆休兵則天下治矣而義詮復叛更奉皇子而稱帝于京師何其好亂之無窮也良基以尊氏為寶劍以臣當神璽之言尤妄矣嗚呼無神器而立天子 後白河法皇作備

而後世逆賊倣之亂之不息職此之由可勝歎也哉。

足利直義初無子。養尊氏庶長子直冬為子。正平四年八月。直冬為中國探題時。直義與高師直有隙。師直請尊氏命中國將士攻直冬。直冬走鎮西。以水貳賴尚女為妻。往居其家。九國服從。兵勢大振。石見人三角等亦逸為之聲援。及直義為尊氏所殺。國人皆畔之。直冬走長門。據豐田城。納款於南朝。正平八年九月。以直冬為總追捕使。

史論曰。自神皇馭寓以來。未有以兵抗其父者。保元之難。源義朝斬其父。猶得諉之王命也。足利直冬養於叔父直義。得為將領。及直義與尊氏構難。舉兵應之。割據一方。臨其窮蹙。亦効直義之所為。歸順南朝。授總追捕使。藉其聲勢。破走尊氏悖逆之甚。過於衛輒拒。蒯聩近於冒頓射頭曼。自此而後。有子幽其父者。有逐其父者。遂至有殺其父者。三綱絕而彝倫斁。豈非直冬作俑耶。此王法之所必誅。而幸其抗拒尊氏。從而獎之。紀綱何由立。

哉。偏安之業不振至此傷哉。

青山延于曰。後村上帝以一旅之衆僅保吉野。所恃者名分而已。足利尊氏擁立新主號令四海而不敢犯吉野。其所畏者亦名分而已。方直義之納款也。使帝能用藤原實世之言誅之以正典刑庶張皇威振紀綱也。而帝不能用直冬以梟獍之姿。且窮蹙歸身朝廷以圖抗。又恃逆之甚。罪不容誅而帝又納之。欲藉其力以滅逆賊。何其惑也。夫以吉野區區之衆能使逆賊寒心落膽不敢抗之者。以名分僅存也。今乃納恃逆之徒。不惟不誅之。又從而寵秩之。是以堂堂朝廷為遁逃之淵藪也。其何以能服天下之心哉。而使帝誅二賊以明大義。天下之人豈不響應哉。然後命將出師則逆賊可滅而天下可平矣。今則不然。賞獎悖逆。惟恐不及。竟使逆賊得以藉口自是之後。天下日尋干戈。亂臣賊子接武於世者。亦由名分紊而彛倫斁故也。嗚呼。為人君者可不防其漸哉。正平十三年夏四月。足利尊氏卒。尊氏度量恢弘有

正平十三年夏四月。足利尊氏卒。尊氏度量恢弘有

權略見事若遲緩而計畫分明特長譎詐人無窺其際愛士好施視金帛如土芥嘗值八朔將士獻物一時頒與悉盡士亦以此為其用初以人心不服擁立光明帝事必稟請及得志視之如弁髦廢立出其意自兵興以來前後二十餘年京師為戰爭之區官殿焚蕩盜賊橫行死者枕籍而尊氏將士日鬪茶飲博競以奢靡相夸卒之父子兄弟日尋干戈更相吞噬海內無復寧歲矣

林恕曰尊氏之功輕於清盛賴朝而其罪相均也以私怨訴義貞忌勇才殺護良矯詔命稱將軍燒大內屠帝都咬天子以兵護之此其罪之大者也唯其所以得天下者由能用柔也當時武夫不屬彼則屬此不從此則從彼而人皆憚義貞之猛而喜尊氏之柔猶如新市平林之兵厭伯升而立劉玄乎然讓附直義而閱牆委任師直而魚爛登用直冬而父子相夷封賞時氏高經直常等而皆耦語謀叛其不知人者明矣唯此柔懦非統御之才故也

史論曰。足利尊氏。非有兼人之勇。過人之略。而權謀詐力。足為一世之雄。讒構護良親王。忌新田義貞。多方以傾陷之。至於兵屢摧衄。奔竄西海。則奉廢主之命。免叛臣之名。擁立。光明院。以亂正閏之分。凶醜益熾。再陷京師。幽。後醍醐帝。弑皇太子。罪惡貫盈。人神所共憤。而將士景附。爭欲效死者。何也。武夫健將。唯見利而不聞義。中興初政。排抑武人。往往失職。天下騷然。思亂尊氏。乘其機。而鼓之。割膏腴。而不吝。頒金帛。而不顧。使夫憤怒。缺

望之徒。得以洩忿。而充欲。則雖尊氏不臣之罪。不可勝計。亦朝廷自縻紀綱之所致也。安積信白。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補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銳。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特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寶器。餞之。是愚高時也。高時既亡。

史論

卷之七

帝論功以尊氏為三州守護實為過賞矣而猶抱
缺望之心哉翼匪爪伺時襲護良親王知其姦欲
誅之即賂寵姬橫加讒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
是愚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施
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黨與
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成將決意
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誣奏義貞罪狀與之相訟王
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言自遁入寺截髻弟直義
上杉重能等大駭百方曉喻又陽為不得已遂叛

是愚直義諸將也及率兵犯關為王師所敗倉黃
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欲復熾然恐三軍譁叛
逆之名私請廢帝之勅以壯兵氣是非特愚九州
將士并愚廢帝也王師不競駐蹕於叡山乃詐乞
降回鸞輿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帝也其他天
下將士皆為其所愚弄世謂尊氏權譎皆直義所
指嗾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凡罪惡皆嫁
之直義直義雖黜亦墮其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
亦狡矣

禎曰或曰。後醍醐興復之業不能遂焉。尊氏以
兇逆反得天下何也。曰天厭皇德也。然則天下何
不歸於義貞正成之徒耶。曰二子之徒其志獨在
復皇室而已。而帝不能用以興帝業。反尊寵
尊氏。過二子尊氏。虎狼也。而帝傳之翼。於是乎
尊氏飛騰跋扈。不可制馭。遂繼鎌倉氏而霸于天
下矣。是帝不知人之過也。雖然。非天厭皇德則
尊氏兇逆何以得能興霸業哉。

正平二十四年春正月。京師以足利義滿十四年為征

夷大將軍。細川賴之為執事。賴之竭心輔導。選士之
學行醇篤。兼長武事者。以充師友。日啓沃之。又著戒
法五章。以頒示下。時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訐
疎好。誣陷仇家。三曰戒不善善。不惡惡。用愛憎。是非
人。及外和柔。而內實傾險。外澹泊。而內實多欲。自縱
驕奢。不循禮法。四曰戒無功邀賞。無才貪祿。徇私忘
公。五曰戒動掠同列之美。自冀進用。及受納賄賂。妄
薦非才。凡人犯之者。聽無貴賤。親疎。互相告發。告者
則有賞。書以授義滿。左右賴之。猶患姦邪之未息。乃

使髡者六人異巾大刀與義滿及諸將士遊狎。詎
歌舞。巧為迎合。名曰童坊。又曰佞坊。士大夫有類其
行者。則指為士童坊。衆辱之。士大夫往往耻之。折節
者頗多。

室直清曰。細川賴之。世以良相稱之。觀其承先君
遺命。輔幼主。奉上御。下可謂老成之材矣。然知用
小術。以強君威。而曾不知陳善閉邪也。義滿非昏
弱之主。輔翼之以聖賢之道。豈不為一代英主哉。
至其極驕泰。肆僭逆。則賴之亦不得免其罪矣。

三宅緝明曰。世多以足利義詮為庸劣之輩。不知
其深慮遠識。實以興二百年霸基也。將死。擢細川
賴之於諸將中。委以天下。指謂子義滿曰。汝事之
如父。義滿自臨政。克奉遺教。而賴之亦能盡心輔
導。多引老成博練之人。布在左右。俾其朝夕聞見。
每取師範。識日開而志日定。以致戡亂之威。并吞
南北。如源賴朝。驕養其子。一再傳而亡。豈足與儔
哉。有邦者勿忽諸。

頑曰。賴之之相。義滿也。薦正士。屏佞諛。制訓戒。以

頌士臣欲以匡君德篤士風其於輔導幼主之道可謂盡心但其置佞坊一事則幾乎好奇矣吾聞古之聖人懲惡旌善以為勸戒也未聞教人為不正事以正人心美風俗也且詖譖諂諛者人主之所悅若褻狎親近愛其才能而寵幸之無乃長佞諛之風乎是欲矯士風而反傷之也此雖或一時權宜之所為曷足以為美談邪

正平二十四年楠正儀降足利義滿請京師始謁義滿義滿命還河內圖吉野建德元年冬和田正武等

起兵討正儀丁酉八月詔發兵討正儀弘和元年正儀歸順

史論曰正儀運籌決策捍禦疆寇維持偏安之業頗足尚焉而遽豎降旗遂使南朝之勢摧折而不支他日將何面目以見乃父于地下哉可謂無耻之甚者矣

賴襄曰楠正儀之降於賊也反覆考之雖未能數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後村上之正平廿三年帝崩

國史卷之七

長慶帝即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為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其二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賴之耻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為將。後戰鬪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間。賴之遭讒。見斥。而山名氏入寇。連陷阿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又十年所。正儀蓋既沒。而賴之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間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

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為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辨。何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耻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再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為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長慶新即位。銳意用武。勅東西諸將。一時竝起。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特

為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
 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南
 故正儀之為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下身橫塞
 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
 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
 被讒也。非曰其死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
 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也。是
 以復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
 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覲。向

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也。嗚呼
 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強。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為
 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
 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禎曰。或謂正儀之降。足利氏為存南朝也。非真降
 也。余未審其是否。然正儀一背南朝而降於賊。事
 之十三年。雖非真降者。得於清節無玷耶。正儀若
 欲存南朝。豈別無其道哉。君子之於君父之讎。報
 之之志。不可一日而忘。鞠躬盡瘁。竭力而後已。如

國史纂言 卷之六

三十一

其成敗則天也。正儀不能確守大義。一降賊而千載不免失節之名。不亦可為楠氏深惜乎。

弘和五年秋八月。楠正勝出師討足利氏。山名氏清邀之戰於平尾。正勝軍不利。乃歸。千劍破。此時南軍所守。僅千劍破一城。兵士唯有八百餘騎耳。

八年春二月。畠山義深陷千劍破城。先是足利義滿贈書楠正勝。招之。正勝對使者曰。吾知降則生且富貴。然自祖父正成以來。世守忠義。莫有二心。吾雖不肖。猶奉遺訓。守此城。不忍享不義富貴。義滿乃遣義

深攻之。義深絕其糧道。城中食盡。正勝及弟正元等出城逃。

夏五月。楠正元潛行入京。欲狙足利義滿刺之。不濟。被擒。義滿壯之。使人謂之曰。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泣然流涕曰。南風不競。皇室將傾。而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耳。遂不屈被殺。

巖垣松苗曰。正勝正元可謂真正成之孫。楠氏父祖三世為王室干城。如二子實當不可為之時。而猶下藥於必死之病。宋文天祥所謂存一日則盡

國史纂論

丁日臣子之責者也。當時叛君反覆不義而富且貴者。不為之愧死乎。

禎曰。南朝之命脉實存乎楠氏。正元死而楠氏絕。於是乎神器不得不歸於北。其勢然也。嗚呼楠氏之忠勲亦偉哉。

弘和九年閏十月。足利義滿遣大内義弘六角滿高至行在請和。帝許之。於是車駕發行宮。至木覺寺。儀衛具備。義滿以為非來降之禮。遣使詰之。帝召見使者曰。朕親奉三神器位號。所繫重矣。理當以乃

君為子。以傳神器。何來嘵嘵。於是和議殆破。六角滿高曰。南帝之詔。理致明白。神器未歸。則南帝真天子。不當逆命。遂遣滿高定和。五日帝傳三神器於後小松帝。應永元年。尊南帝曰太上天皇。

禎曰。自後醍醐帝南遷。四傳而至後龜山帝。南北講和。神器歸于京師。於是南北始一統矣。而後小松帝承北朝之統。或有以北朝為正統者。是俗論已。初尊氏之犯闕也。後醍醐帝避難而出京師。於是尊氏惡叛逆之名。擁立皇子而稱

國史纂論 卷之七
帝是為北朝矣。是北朝之立，出於足利氏之私，而非承先皇之統者。且號令賞罰，皆出於足利氏天下之士，執兵戈而奔走者，皆供足利氏之駟使。何有於王室哉。朝廷者，徒弁髦而已矣。南朝則自後醍醐帝而後，世傳神器以承皇統。建年號，稱朝廷，勤王將士亦皆竭力王室，犯萬死以為朝廷討賊。子孫相繼而忠義之志不變。雖播遷式微之際，皇威之存，獨於南朝見之矣。視之於北朝，受制於將府，而徒擁虛器者，猶自有真天子之氣象矣。

後龜山帝對足利氏之使曰：當以乃君為子，以傳神器。六角滿高曰：神器未歸，則南帝真天子也。此言凜凜，有不可犯者。其為正統，又何疑焉。嗚呼！神器歸京師，南北一統。於是天下之權，復盡歸將府。而皇威益以不振也。悲夫。

應永元年冬十二月，足利義滿辭征夷大將軍。其子義持代為征夷大將軍。義持年甫九歲。是月，義滿拜太政大臣。二年四月，義滿辭官削髮，稱道義儀，擬乘輿。其入朝也，朝貴諸臣皆下殿，踞道義所親近者。

國史纂論

卷之七

國史纂言 卷之四 稱之曰昵近衆百官畏之

禎曰。王室陵替既極。武將代興。其勢不得不至於此矣。向者。後醍醐帝之恢復王室也。不能收天下之大權。而歸之于朝廷。舉紀綱。振皇威。以復先皇之舊。而再失天下。可勝歎哉。雖然。王室衰弱。非一日。自非剛明英特之主。何以能起衰運。於不絕如綫之日哉。保平以降。天下大亂。世運下變。天子守虛位於上。將門為政於天下。規模一定。不可復變矣。蓋有邦家者。不能當天下未亂。海內無事。

時察幾密微。而夙戒遠慮焉。而至於勢積不可復救。則悔亦何及。聖人履霜之戒。嗚呼微哉。

應永五年。義滿定三管領四職。斯波細川畠山三氏互任管領。稱曰三管領。山名一色赤松。極四氏迭為侍所。別當稱四職。山名一色土岐赤松。極上杉伊勢。七氏總謂之七頭。兼倉亦儼之上杉氏。稱管領。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宇都官那須八氏。稱八館。

源君美曰。義滿此舉。擬皇室。所謂五攝家七清華。

國史纂言 卷之四 三十六

國朝雜記 卷之四

也。皇室之有攝家。是乃朝廷之衰而攝家之分。五流。又其衰也。義滿倣衰世之政。實不學無術之過也。而幕府之衰亦基于此焉。義滿驕侈。動輒僭擬皇室之禮。其無知妄作。往往如此。

應永十五年夏五月。足利義滿薨。年五十一。稱鹿苑院。詔贈太上皇號。義持辭不受。

青山延干曰。孔子曰。名與器不可以假。入自源賴朝。遙執朝權。朝廷大事皆取決。銚倉甚。至廢置天子。建兩宗。迭立之議。卒致元弘之亂。及足利尊氏

擁立天子。據京師。以執大權。公卿大臣皆仰其鼻息。逮至義滿。驕僭滋甚。殆擬王室。其薨也。朝廷贈以太上皇之號。陵替之甚。自古未之有也。設令義持受之。朝廷幾并名器而失之矣。幸而義持不受。能守臣子之分。使姦克絕。覬覦之心。厥後天下大亂。干戈相踵。然而世竟無有請隧問鼎者。朝廷之尊。萬古如一。神州之所以冠萬國。可見。賴襄曰。義滿驕侈。跋扈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曰本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做攝籙。清華。欲并名實。而

國朝雜記 卷之四

有之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誓之甚貽笑千古而義滿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哉

國史纂論卷之七終

長門 山縣禎 編

應永二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源義持殺弟義嗣。初義滿鍾愛義嗣欲令義持讓職累官至大納言會義滿薨不得嗣職快快不樂。及上杉氏憲構亂鎌倉叛其主源持氏潛與之通謀既而事泄亡命為僧義持遣人索捕幽之於林光院至是殺之。

永井定宗曰。古人立子以長不以幼弟雖有功不敢先於兄古今之通義也。况於無功乎。義滿溺私



愛使弟勢踰兄。縱驕之以至是。義嗣之反逆。義持之殘忍。實由義滿失親愛之道。如義滿可謂啓禍端者矣。

禎曰。自古人情多鍾愛季子。於是乎寵過嫡長。漸釀僭奢。遂使兄弟不相容。其勢至於必相殘害。而後已。如鄭武姜之於叔段。衛莊公之於州吁。其寵之適所以禍之也。故聖人明嫡庶長幼之分。垂少陵長庶匹嫡之戒。其旨深矣。

初後小松帝時。筑紫商賈肥富。歸自明。陳兩國通信之利。於是義滿以肥富為使。始通信書。明主允效。使僧天倫來。終義滿之世。聘使往來不絕。應永二十六年。明使復來。義持使僧西堂諭之曰。曩者我先君惑肥富之言。猥通外國。自後神人不和。兩暘失序。先君亦尋即世。遺命誓諸神祇。永絕外國之通問。去歲既諭以此意。而今使者至。蓋前諭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實我所不知也。當命洽海之吏。禁止之。使者請見義持辭曰。隣國通好而安邊利民。非不欲也。然而寡人所以不肯接使臣者。抑亦有說焉。

國史本傳

先君得病卜之曰諸神降譴神又憑人曰我國自古以來未嘗稱臣外國比者違前聖之制受封爵而弗却所以致疾也於是先君大懼誓於明神以無受外國使命使子孫固守遺命其後行人至寡人未以前言諭使臣故不得已而見之及使臣歸使僧堅中諭此意不知未達乎去歲使人復來亦使僧等特諭之今使臣歸國宜以此意達爾主矣往昔元兵百萬來寇溺死海上豈直人力哉蓋亦神助也今聞將以使命不通為辭用兵來伐因使我高深城池我固不要

高城深池除道而待之而已來書又曰使臣之至拘留殺戮聽所為噫是何言也吾只要彼此不往來各保封疆民至老死而不相知不亦可乎

禎曰嚮者義滿稱臣明國受其封爵以為榮是貽臭千古者也義持絕其通好却其使人辭嚴理直得待外國之體可謂雪前世之辱者矣

永享元年秋九月源義教捕楠光正殺之光正稱五郎左衛門削髮稱常泉潛匿南都會義教至南都光正欲伺間狙擊之至是被收臨刑從容作詩歌觀者

歎惜。

禎曰。光正未詳其父祖。然楠氏之族則必於廷尉有系屬矣。嗚呼楠侯。精忠義烈。至子至孫。若兄若弟。相貫如一。其盛哉。自古盛德之士。父子相繼者鮮矣。况闔族數世。不變其節。如楠氏實曠古之所罕。足以為我木東之光輝矣。

永享四年。源義教遣使于明。其書曰。欽惟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業。三邊乂安。勛華繼體。從昔所希。宣光中興。不圖復覩貢茅。不入固緣弊邑。多虞行李。往來願復治朝。舊典是以謹使某人觀國光。伏獻方物。五年。明主遣內官雷春等報聘。

青山延于曰。義持遵奉遺命。絕明通聘。辭義嚴正。有足稱者也。而義教又遣使通聘。不啻負其父遺命。寔失國體。其後義政效尤。卑屈稱臣。抑又甚。巖垣松苗曰。義教失禮於本朝。而私遣使于明。尊敬外國如此。其昧義理。深可慨歎。噫。為將相者。可無學術乎。

禎曰。當是時。遣外國書翰。皆命緇流。而緇徒不辨。

國史本論

國體務自卑屈。以取辱於外國。然亦為上者。不學無術之過也。至如義政贈明主書。稱臣且用彼年號。則又滋甚矣。

初大將軍義持。以其子義量死。無嗣。約以源持氏關東領為嗣。及義持薨。而管領畠山滿家等。忌持氏難制。更議所立。詣石清水祠。探籌。遂奉僧義圓義持弟立之。義圓還俗。名義宣。後更義教。持氏由是意懷不平。與義教有隙。永享八年。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與村上賴清。爭封疆。義教遣兵討村上。持氏將出師援之。執

事上杉憲實諫曰。守護將軍所置。而出兵擊之。此叛將軍也不納。九年。持氏命上杉憲直伐小笠原氏。鎌倉流言。持氏令憲直討憲實。憲實家兵聞之。來集。持氏乃往。憲實家諭之。令憲直父子屏居。又以下色直兼毀憲實逐之。十年六月。持氏將冠其子賢王。曰。我將循曩祖義家故事。加冠於八幡祠。憲實曰。宜遣使京師。請名於將府。持氏不聽。遂冠賢王於鶴岡祠。名曰義久。託慶冠禮。徵兵諸國。鎌倉傳言。謀因憲實入賀。殺之。憲實稱疾不出。憲實家老長尾芳傳等。主講

和千葉胤直上杉持朝亦諫罷兵持氏不納憲實歎曰我何罪欲必殺之唯自殺可以明志耳乃抽刀欲自殺衆趣持奪之因勸憲實使就國遂奔上野持氏兵追之衆欲戰憲實不可持氏自將兵出陣武藏高安寺留三浦時高守鎌倉於是義教奏請討持氏詔許之乃遣上杉教朝上杉時房東征坂東將士多叛持氏三浦時高亦叛而放火於鎌倉憲實出陣分倍持氏兵連敗乃引還鎌倉入永安寺剃髮曰道繼憲實遣使京師請宥持氏十一年春義教命憲實殺持

氏憲實請令義久襲職義教不聽上杉持朝千葉胤直率兵圍永安寺持氏父子及叔父滿定皆自殺憲實召弟清方於越後襲已職剃髮號長棟夏六月詣長春院拜持氏影垂泣曰臣無他心天實監之乃挺刀割腹為其臣所持不果興而還家既而創愈遁藤澤

永井定宗曰憲實為昏主盡忠始終不渝雖諫不聽枉受譴責然不敢怨自引咎將自殺者數矣雖古忠義之人孰能出其右哉惜乎先使持氏為賢

國史卷之六

六

主憲實輔佐之則國家又安亂由何起哉持氏昏闇追放諫臣姦邪得志使持氏長惡重不義家亡國破流汚蹟於千歲豈不哀哉

青山延于曰方憲實之諫持氏也君臣之際難隙稍生及其釁端已啓欲自殺以明其志何其烈也然原其終始所為權謀詭計有不可掩者矣蓋其稱兵抗君恐其臣之叛已陽為窮迫就死之態以激勸其臣而已不然匹夫匹婦猶能引決憲實而不能死乎足以知其伏刃之非本志也此豈古人

所謂欲蓋彌彰者歟

禎曰持氏驕慢不軌信讒邪嫉諫輔將殺之而後已也其亡身滅家固宜矣憲實屢諫其君將納之於軌度不可謂不愛君也然其恃權依勢擁兵以抗其君失臣道亦甚矣若以古忠義之人擬之則過也而如義教命憲實殺持氏則是使臣弑其君也其所令如此他日不免弑逆之禍不亦宜乎

憲實好學其在職也撫民愛士大得人心其邑下野足利有學校傳言小野篁之所初衰發歲久憲實繕

修之為置土田以養生徒。又購書籍以充之。以故生徒日盛。當干戈騷擾之時。藝文掃地而足利之學校獨著天下。

青山延乎曰。憲實才略絕人。向使持氏用之。則其所為必有可觀者也。惜乎持氏暗劣。不能用其計。遂使之激成禍亂。憲實之叛。雖出於窘迫。不獲已之策。然其舉無據。國何以免不臣之罪哉。然其修學舍興文學。其功亦不可廢。五代時。馮道鑄板五經。天下傳其功。論憲實者。不以人廢其功。可也。

嘉吉元年夏六月。赤松滿祐。弒木將軍源義教時。赤松貞村得寵。義教。義教欲以滿祐所領播備美三州。與貞村。滿祐子教康。以告滿祐。滿祐忿恚。稱病不出。會鎌倉平。諸將各饗義教於其家。而慶焉。教康亦請義教而饗之。設雜樂。伏兵宴酣。伏起而弒之。教康與滿祐。火其第。奔播磨。

禎曰。義教嘗殺下色義範。土岐持賴也。天下以為冤。世傳義教屢夢二人為祟。至是又臨水見二人。影心甚惡之。遂遭害。此言雖未足必信也。而如其

殺義範而奪其妻暴亦甚矣。且如殺持氏而及其
幼子。究索其弟義昭而必殺之。亦何殘忍也。天道
好還則好殺之報。雖有遲速緩急。必不可得遁亦
有其理焉耳。

嘉吉三年。九月丙寅。藤原有光友犯闕。帝避亂于左
大臣藤原房嗣第。初有光為院執事。及後花園帝嗣
位。得罪禁錮。既而逃亡。時南朝皇族為萬壽寺僧。稱
金藏生有光擁立之。稱帝。欲再興南朝。議曰。無三神
器。則不可成帝業也。於是夜率兵入禁中。縱火殺掠。

帝幸房嗣第。賊取神璽寶劍而去。遂據延曆寺。移檄
集兵。戊辰遣兵討之。誅有光及金藏主。賊徒棄寶劍
於清水寺後門。僧徒獲而上之。唯神璽為賊奪去。時
廷臣坐之見誅者甚衆。

禎曰。壽永中。安德帝之蒙塵也。後白河法皇
立。後鳥羽帝於京師。是國有二王也。後醍醐
帝之播遷也。北條高時立。光嚴帝足利尊氏立。
光明帝是皆倣尤者也。自此之後。南北日尋干
戈。戰爭不已者數世。弘和。中。南北始講和。皇統歸。

於一而後天下定矣。雖然爾來有奉小倉宮後龜山帝而作亂者有謀盜神器以興南朝者。州郡所在往往集兵以圖不軌者皆以興南朝為名自尊氏立二帝以啓爭端其禍蔓延於天下後世如此蓋後白河法皇作偏而高時尊氏傲尤其罪不亦大乎。

寶德元年春正月大將軍源義政以源持氏子成氏小名永壽王為鎌倉管領上杉房定輔翼之上杉憲實聞之不自安別髮為僧巡行諸國其少子龍若尚幼在

伊豆民家義政使其家臣長尾景仲輔之居山内改名憲忠襲執事職時上杉顯房居扇谷太田資清輔之於是景仲資清頗擅威權享德二年景仲資清作亂於鎌倉襲成氏成氏奔江島景仲資清追躡至由井濱千葉胤直小田持家等擊破之景仲等退還憲忠素不與謀聞之大驚亦逃七澤山時憲忠叔父道悅居駿河來見成氏為分疏之成氏還鎌倉義政遣僧龍西堂和解之於是憲忠亦還鎌倉三年冬成氏與結城成朝里見義實謀襲憲忠而殺之。

青山延子曰。長尾景仲。上杉氏之謀臣。以智略見稱于世。然觀其佐憲忠。叛成氏。蓋其意欲使之行篡奪也。自是關東大亂。禍及數世。夫戰國權謀之士。唯譎詐之務。而不知大義。斯亂之所以益長也。若景仲者。真可謂傾危之士也。

初。畠山持國後稱木無子。以弟持富為嗣。後生子義就。遂以為嗣。任伊豫守。於是家臣樹私黨。欲立持富子。政長為嗣。細川勝元素助政長。政長竊出匿於勝元家。山名持豐後稱宗全亦黨政長。享德三年秋八月。義就

欲攻政長。為防戰。備義政。令諸將率兵衛室町。郊。政長夜縱兵火。近邑。攻持國。家持國避難。從弟義忠。家義就奔山名教之家。教之不內。遂投遊佐國。助家翠日火。其宅奔伊賀。持國移居建仁寺西來院。政長黨遣兵迎持國。歸其第。勝元等請令政長嗣家。義政許之。康正元年春三月。持國卒。畠山義忠請召遠義就。義政許之。義就遂還京師。政長出奔大和。

青山延子曰。畠山持國。既立其弟為嗣。而又立其子。此啓爭端者。持國也。義政宜裁其是非。申直以

正典刑而依違鶻突。苟從其請以成其私心。此啓亂階者。義政也。請嘗論之。夫持富既襲本宗。則承嫡統者。政長也。而持國舍嫡而立庶。義政之從其請。固非也。方義就之走也。義政使政長襲本宗。既而又召還義就。此非啓亂歟。且觀其終始所為。黜陟出於喜怒。昇沈係於呼吸。是非賢亂。皂白顛倒。使天下之人。不知所適。從自後立。義視而又欲立其子。竟致應仁之亂。宜矣。

寬正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兩日並出。二月地大震。時

比年水旱。加以兵革。天下凶荒。道殣相望。而義政大營第宅。窮極靡麗。令四方輦致奇樹巨石。民疲其役。帝從花聞而憂之。賦詩賜義政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為誰肥。義政為之罷役。

禎曰。當是時。天下之政權全歸將府。而武將不知為政。天變人害。漫不之省。極奢疲民。而日速衰亂焉。天子有憂民之志。而權移既久。拱手不能復有為矣。事理顛倒如此。又將如之何。抑亦天哉。

地獄論
卷之二

應仁元年。山名宗全。細川勝元。構兵。各聚其黨。於京師。攝津河內和泉土佐讚岐阿波淡路參河紀伊越中隱岐出雲飛騨播磨備前美作安藝若狹之兵。十六萬餘。屬勝元。但馬備前備後伯耆因幡石見美濃尾張遠江伊勢大和近江周防長門之兵。十一萬餘。屬宗全。勝元障東京。宗全障西京。日日交戰。互有勝敗。自此數年。京師為戎馬之衢。公卿第宅。京城內外人家。神祠佛宇。皆罹兵火。朝廷諸家舊記。亦多灰燼。搢紳避亂。逃散朝廷。衰替自古未有也。諸州其黨亦

各起兵。相攻擊。文明五年。勝元宗全相尋病死。其黨猶在京相鬪。天朝幕府命令不行。

賴襄曰。足利氏之封建子弟舊臣也。不知制本末輕重之勢。是以纔能偽定一時。而反者如蝟毛而起。至其中葉以後。天下禽奔獸遁。不可復制也。所謂尾火不掉者也。如彼三管領皆據太封者也。既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投之以權柄之要。是奚異傅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也。然其為之者有故焉。彼其初計奪王

家中興之業。故濫賞侈封。務充其欲。不復計其後。以苟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可裁抑。一有所問。裂眦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人民餌天下之豪俊。而不能掣之。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為苟且攫竊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也。

禎曰。視足利尊氏父子兄弟之間。或背或合。唯利之視。知有一身。而不復知有父子兄弟矣。是以子

孫相承。親親恩薄。視骨肉猶仇讎也。而群臣亦儆之。天下滔滔。無復倫理。以馴致應仁之亂。干戈日尋。狺狺相鬪。人皆化為虎狼。豈不悲哉。

義政造第於東山居焉。勅賜號東山殿。使狩野祐清畫瀟湘八景於殿內。命五山僧徒題詩於其上。集古器名畫屢設茗宴。以遣世慮。茶人周光之徒。尤見親近。自是之後。茶事盛行云。

源君美曰。五子之歌。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伊訓云。敢有

源君美

伊訓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
 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此
 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誠哉此言。人主有一
 于身。足以亡邦家。况義政兼備而盡有之乎。當是
 時。天下大亂。足利氏竟以亡。是非天為孽。自為孽
 不可逭者也。而今人不知儆。尤之戒。尚有慕其風
 者何耶。

青山延于曰。在昔唐陸羽。以好茶聞于世。自是之
 後。高人逸士。遺世絕俗。肆志山林者。往往愛賞。不
 置。然未有王公大人好之者也。至本朝源義政。留
 意茶事。而茶人周光之徒。迎合其好。初意出奇。自
 後轉相倣效。遂有茶家者流。至豐臣秀吉尤好之。
 於是乎宗易之徒。益加文飾。茗飲甚盛。至今王公
 大人。競相尚慕。一器之微。至費千金。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夫古之好茶者。清簡寡欲。脫略世務。以為
 方外之遊。而今之諸侯。驕奢多欲。蕩盡貲財。以供
 無用之事。茗飲之為害。吁亦甚矣。義政暗懦。為強

臣所牽制退隱東山優游玩愒以泄其不平之意而至于流毒後世為人君者可不以為戒哉

文明十八年秋八月上杉定政殺其執事太田資長

道灌稱初定政以封地狹小常屬顯定山内上及資

長相之内脩國政外總軍旅撫民愛物將士畏服兵

威日彊顯定忌資長欲除之使人為間定政信之至

是召資長于糟谷殺之資長臨死作和歌聞者哀焉

青山延子曰孟子有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古人君以讒間殺其臣未

有不危其國者也故子玉死而楚國弱伍胥死而

吳王亡檀道濟死而劉氏衰斛律光死而隋室傾

岳飛死而宋師燼凡此數君者皆自破其干城以

資敵國不徒取笑一時亦足以亡其身而危其國

也上杉定政任用資長國富兵彊威震關東及下

且聽讒殺之人心瓦解疆土日蹙卒為北條氏所

并此理之必然何足怪哉

延德二年春正月大將軍源義政薨

賴襄曰足利義政可謂喪其志者矣以介歲童子

源義政

卷之八

十一

為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穀兵發。蕩為廣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窮極奢靡。至花亭之覺。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值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橫斂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

故事。每有大儀。課諸侯助。役槩五六年一舉。猶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讟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抵牾。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已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成權墜地。而讓職之明年。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義政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

國史纂論

卷之八

十六

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民養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况代天子宰天下者乎。奪民所以生活。以資己逸樂。而有不亂哉。

禎曰。王室之失道。自白河鳥羽。至于後白河而極矣。於是權歸將門。祿去王室。將門為政。二百餘年。足利氏無道。至于義政而極矣。於是祿亦去將門。威權下移。英雄割據。天下力爭。以至于亡矣。自古有邦家者。未嘗有不失道而亡之者也。前

鑒往蹟。昭昭乎。後之人。主宜讀史而留意於此。警懼修省。以防亂於未萌也。

延德三年夏四月。足利茶茶丸。弑其父政知。初政知有二子。長茶茶丸。次義退。義退後妻所生也。政知鍾愛之。欲立為嗣。錮茶茶丸於別室。令人守之。茶茶丸伺守者。急潛出幽室。刺殺繼母。遂率其黨攻政知。政知自殺。義退奔駿河。

禎曰。吁。嗟天下之無君也久矣。亂臣賊子繼踵而不能誅之。以正典刑。可謂有君哉。孔子曰。夷狄之

國史纂言 卷之八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君而不得為君之道。雖有之。猶亡也。蓋足利氏以悖逆取天下。不知明倫理。而施教化。是特姦賊之雄。何君道之有。子孫衰替。遂致天下之大亂也。固宜。

明應三年秋九月。三浦義同弒其父時高。初時高無子。養上杉高枚子義同為嗣。後生一子。欲遂廢之。義同潛逃總寧寺。家臣多從之。小田原城主大森實賴亦助義同。義同起兵。數與時高戰。至是襲時高於新井城。時高自殺。

青山延子曰。三浦時高初受持氏之命。守鎌倉。及上杉持房來討。不翅不能死之。至倒戈以攻義久。其不忠不義。天下之所不容也。卒之父子構難。身死國亡。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明應九年。參河安祥城主松平親忠卒。親忠性寬仁。愛物。剪除鄰敵。漸闕基業。嘗謂其臣曰。我勞心國事。公平是務。然國多冗費。是我所憂也。其臣曰。臣等微賤。猶且多費。况於國乎。君好施與。民蒙其澤。費於何有。親忠曰。非此之謂也。夫有一國者。養一國之人民。

國史纂言 卷之八 十一

厚祿重賞。以勸有功。非所謂費也。吾之所憂。賢才沈
伏。而不能舉。依邪顯達。而不能退。徒費厚祿。以養素
餐無用之士。此之謂冗費。若夫祿賢賞忠。何費之有。
聞者歎服。

禎曰。國家之政。百揆之務。非一人之力所能辦理。
故古之聖賢。莫不以得賢為務矣。是以上有明主。
則下必有賢佐。風雲相會。以成至治之功也。親忠
舉賢。退邪之言。可謂知為君之要矣。豈可與戰國
權譎之流。同日而語哉。宜至其子孫。賢哲智勇。非

常之士。雲興龍騰。以展股肱之力。竟啓太平無窮
之鴻基。豈徒然哉。其家法之有素。可以知矣。

永正四年夏六月。細川澄之。弒其父政元。初政元深
信愛宕神。居常齋戒。不近婦人。好行幻術。以故年四
十無子。家臣患之。勸政元養關白政基。子澄之為嗣。
與之丹波。既而又養同族元勝。子澄元為子。時政元
益信奇衰。喜怒無常。其臣藥師寺長忠。與香西元長
謀。將廢澄元。而立澄之時。澄之亦怨政元。乃潛與元
長等謀逆。至是政元齋居。乃使人就浴室弒之。澄元

奔近江。秋七月。澄之至自丹波。義澄命為政元後。八月。細川政賢等攻殺澄之元長長忠。

禎曰。政元不脩人道。而信鬼神。好行奇衰。其取死宜矣。義澄為天下之主將。不能討亂臣賊子。反命之。曩其職亦何失道之甚也。自此而後。將府益衰。其身且不能保。而海內分裂。豪傑割據。天下益以大亂。悲哉。

天文五年。甲斐守護武田信虎出兵信濃。攻海口城。城堅不可拔。會天大雪。信虎解圍而去。其子晴信請

殿強而後許之。兵裁三百。後大軍數里。止舍親警。其兵曰。勿釋甲。勿卸鞍。食於馬。而後食。五更即發。唯吾所嚮是視。兵皆竊嗤之曰。風雪如此。何警為。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口。冒雪馳。昧爽抵城。城中以為信虎解去。散遣士卒守兵甚少。晴信分兵為三。自以一隊入城。二隊揚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眾寡。不戰而潰。乃斬城主平賀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皆服其智勇。信虎不憚曰。宜守城。報捷舍城而歸。怯也。禎曰。晴信逐其父。又殺嫡子。攻其姊子。而奪之國。

又殺人之父而妻其女悖逆無道真是禽獸而已。然機智膽略善用兵戰克攻取大拓疆土敵國畏其威後世言兵者皆祖其法所謂太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者也。若使其在有道之世則安能免明王之誅哉。以其生乎亂世也得能用其所長以播名後世亦可謂幸矣。

天文七年春三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先是信虎愛次子信繁將廢晴信使人言之曰汝宜往駿河講習技藝其意欲逐之立信繁於是信虎如駿河。

使信繁守國幽晴信於甘利氏之家晴信密與板垣信形飯富兵部謀將自立使人致意駿河守護今川義元義元以謂信虎悍而難制不如擁立晴信彼必服屬於我矣乃許諾至是晴信遂據甲府拒信虎而不納信虎留於駿府。

青山延子曰應永以後真可謂亂世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鬪尋干戈者有之。而天子不能誅將府不能討是亂臣賊子所以繼踵而起也。武田晴信之距信虎甚於衛鞅其滅

絕倫理罪亦大矣。假令義元諭晴信以大義諫信
虎待之如初庶可以全父子之恩也。義元計不出
此反助其逆徒知黨之為利而不知其國為之
所并甚哉權謀詭術之為害也。

禎曰豺狼之噬人蜂蠻之螫人人皆拒之而不敢
近所以避其害也。晴信將逐其父何有於他人哉。
此毒螫之大者也。而義元黨之何其不知人之甚
矣宜乎國終為其所奪也。

武田晴信耽宴樂喜詩賦不視國政群臣莫敢諫板
垣信形稱病不出。潛招詩僧學為詩性敏捷不數月
能之一日出陪筵請賦詩晴信不信強請而可乃求
題賦詩辭理可觀。晴信大驚授以新題立成。晴信大
悅於是信形諫曰詩賦固可喜然廢事妨務夫為君
者要在於治國撫士往者先君以亡道遂致廢黜今
君驕恣抑亦甚焉。今而弗悛必蹈覆轍臣直言犯顏
甘就顯戮晴信納之。

藤井臧曰易云君子以同而異蓋同者合其體也
異者其心異也。信形之於晴信先同其嗜好以得

相親而後格其非不亦同而能異乎苟不能然而徒直言強諫則何能入之如是其易哉後之欲攻其君之蔽固者可以師法焉。

禎曰晴信之逐其父而自立也板垣信形實與其謀夫惡莫大於逐其父而信形不能於此時諫之及黨其逆焉而今諫其喜詩賦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故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不知義理輕重如此雖有忠諫之言亦不足尚焉已。天文二十年秋八月陶隆房弒其主大内義隆初義

隆領山陽鎮西兵權國富兵彊位踰父祖意稍驕恣好和歌茶讌不恤國事紀綱日紊隆房數諫弗聽相良武任以佞媚得寵與隆房爭權不相能數譖隆房義隆信之竟疎隆房隆房怨之還其邑稱疾不出密為叛計義隆不以為意會賓客日夜宴樂甲申隆房率兵徑襲山口義隆治所義隆狼狽出走赴長門大寧寺隆房追圍之義隆父子皆自殺大内氏亡

是歲關東管領上杉憲政奔越後其臣目方新助九里采女捕憲政子龍若降北條氏康氏康殺之初憲

政恃其豐富極奢侈荒酒色菅野大膳上原兵庫以
諸佞見寵恃勢專權恣為威福以是將士離心竟以
至亡國

禎曰木抵人主藉先世之豐富縱嗜欲而極侈靡
於是乎邪佞之臣乘其機投其好阿諛迎合以固
其寵因恃寵而擅權離間群臣結怨於眾以釀禍
亂者自古而然也故古今人主之喪國家木抵由
寵幸之臣者多矣如大内氏上杉氏皆是也故人
君之道以絕嗜欲為大澹泊無為示之以寡欲邪

佞由何而入耶

弘治元年秋九月毛利元就擊陶晴賢隆房更於嚴
島而破之晴賢伏誅初晴賢弒大内義隆迎大友義
鑑子義長立之為嗣自專威權元就欲討晴賢之罪
以其威焰方熾未遽發用次子隆景之計遣使京師
上書請討晴賢之詔天皇許之元就築紫嚴島將以
誘致晴賢謂人曰晴賢若拔嚴島砦我軍必無利矣
晴賢聞而大喜乃將兵二萬餘至嚴島元就自率精
兵三千餘人進陣海濱壬戌晦夜大風雨元就命上

船士卒震怖。元就曰。天助我也。今皆滅篝火。揭一燈于牙船。帶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使舟子回舟以示必死。乃以吉川元春為先鋒。直襲不備。晴賢兵大潰。赴水溺死者無算。晴賢走至海濱。無舟不得濟。為追兵所逼。遂自殺。

賴襄曰。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噪歐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而元

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鄰收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為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木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元就

後滅尼子氏領山陰中陽十三州之地

永祿二年夏四月。齊藤義龍殺其父利政。美濃稻葉城主初利政以義龍為庸劣。愛少子。欲立為嗣。義龍怨之。殺

其二弟遂襲殺利政。

禎曰。義龍之弑父。其大逆固不待言矣。而利政木京西鄙人。以善歌謠。東游美濃。因仕土岐賴藝。將長井其既而弑長井。直仕賴藝。又逐賴藝而盡奪其地。其姦譎凶暴如此也。而終為其子所弑矣。夫利政以篡逆而興。其臣子亦倣之。勢之所必至。亦何深咎焉。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豈不信然乎。永祿三年夏五月。今川義元帥兵四萬。侵尾張。攻鷺津丸根二城。織田信長將兵二千往救之。馳至中島。

義元既拔二城。至桶峽。休士卒。張燕。義元曰。尾人當殲於此。後也。信長欲進擊之。諸將以兵寡皆諫之。信長曰。義元戰勝而兵老。且侮我不復設備。吾出其不意。克之必矣。梁田出羽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護矣。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先衆馳下。會雷兩昏黑。衆皆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遂斬義元。逐北斬首二千餘級。進拔數城。兵聲大振。信長既歸清洲。論功行賞。授梁田以沓懸邑。賞過護。義元

者

中井積善曰。桶峽之事。尾之幸而駿之不幸也。我
豈論以成敗哉。然駿之所以敗。亦有自取耳。蓋視
其小尾也。可以知其驕矣。視其虐參也。可以知
其吝矣。既驕且吝。周公之才。尚不足觀焉。迺義元
氏之不足與有為者。決也。抑駿之封殖。乘世雄視
關以東。當大有為之世。擁大有為之資。而一敗塗
地。身膏鋒鏑。亦終於不振。可勝歎哉。
青山延于曰。世之論功大抵以焦髮灼爛者為上

賞。至曲突先見之言。黜而不錄。往往皆然。信長之
行賞。先善謀。而後首功。可謂善賞矣。宜其興也勃
焉。

松永久秀之弑大將軍源義輝也。義輝有二弟。一曰
周高。為鹿苑寺主。一曰覺慶。為一乘院主。久秀誘殺
周高。細川藤孝奉覺慶奔近江。蓄髮更名義昭。依六
角義賢。求入京。屬國有難。不果。於是如若狹。又如越
前。流寓三年。聞織田信長威名。欲往託焉。使卜人筮
之。遇臨之節。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公必歸京師矣。義

昭意乃決。使人諭信長。信長大喜。迎館之。立正寺。供
億甚備。乃遣使招諭義賢。使者三反。義賢竟不奉命。
信長討義賢。連戰破之。義賢棄觀音寺。城遁去。諸城
皆降。江州悉平。遂奉義昭入京師。號令嚴明。秋毫
不犯。居民安堵。進攻攝津。伊丹親興率兵來屬。時三好
康長守高屋。篠原長房守越水。皆棄城逃。池田勝政
出質乞降。自餘城寨皆望風款附。三好義次。松永久
秀乞降。義昭惡其弑逆。欲誅之。信長曰。平治天下。當
務撫綏。且彼族彊大。不如含弘。以收其用矣。義昭乃
止。諸寇悉平。信長班師。義昭拜征夷大將軍。叙信長
從五位下。任彈正忠義。昭欲令信長為管領。朝旨擬
以副將軍。皆辭不受。乃令揀取畿內地。又固辭。但置
吏於界府。大津管之。辭就國。

中井積善曰。義昭氏之入。義在復讎。信長氏之出。
名在討賊。宜直取三好松永。加以顯戮。暴白其罪。
以對天下。夫然後足以酬其志。京畿風靡。巢窟既
覆。二氏實凡上之肉。何難之有。今乃甘受降。容遁
不復。以為意。夫復讎討賊之實安在哉。是知義昭

藉以徵富貴而已矣。信長託以啓雄圖而已矣。志滿欲足。委墮至此。君子以此卜二君之不終。然親信長恭謙之美。法政之修。猶可以有為也。唯義昭碌碌。

青山延于曰。久秀之弒逆。罪不容於死。宜肆諸市朝。以正典刑也。奈何。慮其彊盛。而有其大罪。何以服天下。而戒將來哉。遂使亂賊之徒。不知所懼。卒致禍起。蕭牆變生。肘腋厥亦有所自也。

永祿十一年十二月。武田晴信侵駿河。今川氏真親

將拒之。次清見寺。諸將皆叛。應晴信。氏真退保駿府。

晴信使人焚之。氏真奔懸川。初氏真嗣職。無復讎之

志。溺於聲色。殫極奢侈。嬖人三浦義鎮稱右衛門用事。擅

威福。由是賞罰顛倒。將士離心中。外憤怒。以至於亡。

義元嘗作書。誠氏真曰。若既長。未棄幼志。鬪難走狗。

文武兩廢。今而弗悛。其喪邦覆宗必矣。氏真不以為

意。至此果驗。

安積覺曰。自古儉邪。小人誤人。邦家必以奢靡逸

樂。蠱其君。然後已。得行其所欲也。三浦義鎮。以龍

陽之選。逞柔曼之態。藉君寵以握政柄。讒諂準蔽。無所不至。其志不過窮奢極欲。而培克漁奪。駿遠二州之民。股削日甚。今川氏真。晏然以為得良佐。彼所好。我亦好之。彼所為。我亦為之。忘父讎。而不能報。將佐內叛。而不能禁。舅氏來侵。而不能禦。及至流離狼狽。適於懸川城。則義鎮以有私嫌。不從。保花澤城。為自全之計。割袖之恩。果安在哉。投畀豺虎。豺虎不食。百姓報怨。褫衣僇辱。而舅氏不啻無渭陽之情。為封豕長蛇。以肆其吞噬。城郭灰燼。

社稷丘墟。賴神祖包荒之量。氏真僅得免死。而為寓公矣。險邪之覆邦家。吁可畏哉。

中井積善曰。駿之事。豈足道也哉。當其枕干仰膽之初。業已溺心乎酒色。尸位九年。復讎之舉。寥然亡聞。隨以亂風。繼以平風。其亡之忽。諸宜矣。今川氏先世。已有庭訓。語意樸實。今尚行乎盲俗。又加以義元規戒之切。定有先見之明。而氏真懵然可歎。爾古稱知子莫若父。猶信。

禎曰。人君疎斥君子而昵比小人。未嘗有不喪其

身而亡其國者也。而世或謂小人蠱惑其君以亡其國。是豈獨小人之罪也哉。蓋國之將亡。天奪之衷。君心先喪。於是乎小人從而蠱惑之而已矣。苟使君心光明正大。則雖有百邪。由何而入哉。君先喪心。而後國隨亡。豈唯小人之罪乎哉。

又曰。信玄不能保其姊之子。攻而奪其國。亦何殘暴也。然既逐其父。又殺其子。何有於其姊之子哉。豺狼之心。亦何足深怪矣。

十二年春二月。信長修二條第。因其舊址。拓其東北。

穿障塹。鑿以鉅石。課畿內及諸國助役。役夫不足。令士卒執畚鍤。夏四月。第成。大將軍義昭徙治焉。時京師屢歷兵革。皇宮大壞。信長命修治之。令村井道家董役。

禎曰。足利氏之季。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兵爭不已。朝廷幕府。如存如亡。誰復知有天子將軍之尊哉。信長佐義昭。以興將府。營皇居。以尊朝廷。使天下復知有天子將軍。其功不亦偉乎。信長始興其規模。實出乎當時群雄之上。

義昭既從二條謂信長曰方今兵革未弭宜得驍將
 一人衛護我矣時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以宿將見
 任用議者謂二條衛護必以二將為之既而信長命
 木下秀吉衆皆驚愕群臣嫉秀吉寵遇屢譖之信長
 待之愈厚常曰用人之道當擇能者何論新故乎信
 長知人善任衆以此服之

青山延于曰方天步艱難群雄雲擾之時非唯主
 擇臣臣亦擇主故所事得其主則言聽計從功成
 名著所事不得其主則竭忠見疑抱材見黜此忠

臣義士之所以憤歎也信長之任用其臣有才必
 舉有功必錄英傑之士咸得展其智能秀吉起於
 寒微十數年間列為諸侯可謂善擇其主矣由是
 觀之雖有忠義智勇之士非遇英特之主安能施
 其材略哉

國史纂論

卷之八終

三十三

國史纂論卷之八終

